

關於「魯凱獵人杜文喜的藝術世界」

林田富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pu10580@pu.edu.tw

一、 前言

日前接獲李校長家同的指示，要我談一談關於「魯凱獵人杜文喜的藝術世界」，因為李校長對這個展覽感到興趣。七年來，我辦過的展覽超過六十個，在靜宜藝術中心辦過展覽的國內外藝術家則有百餘位，但是沒有一個像杜文喜一樣，至今仍讓我感到一絲遺憾與無助。

三年前，我與時任國美館策展人的謝佩霓教授聊天，談到她剛在土耳其參與完成的一個展覽 - 伊斯坦堡雙年展，她很激動的告訴我，國內原住民藝術家好不容易在國際上得到了大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特別獎），回到國內卻無人聞問，媒體對於腥色的興趣遠甚於文化藝術，因為沒有媒體的報導，引不起官僚體系的注意，所以文化單位也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一樣。最令人遺憾的是，原來獲獎藝術家可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獎牌與五千元獎金，但是，後來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所以獎金被取消，不翼而飛。這件事，對藝術家是很大的遺憾與損失，對台灣則是一件丟臉的事。

這樣的陳述，讓我的心情大受影響，很想為杜文喜先生做些事，也希望把杜先生的藝術與榮耀與國內愛好藝術的朋友分享。就這樣，我再次邀請謝佩霓擔任策展人，驚動深居屏東山區的杜先生，為他逐漸冷卻的心，再次燃起無助的火苗。展覽結束，三年過去了，杜先生還在屏東深山裡打零工過活，我除了擾亂他正常的生活，讓他少賺了幾天的工資外，似乎一點忙也沒幫上。這點，一直讓我耿耿於懷。

在談及杜文喜的藝術之前，我們還是簡短回顧一下歐洲啟蒙運動之後的現代主義，以及其對多元文化產生的負面影響，再回頭看看這位深居屏東山區，幾乎與世隔絕的獵人，他那純樸而自然的創作，他為自己民族，為自己所保留的精神文明，在一片國際化呼聲中，所呈現的價值。

二、 現代主義 - - 多元文化的墓地

有學者認為：西方現代性進程應推至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思潮。培根、笛卡兒以降的啟蒙，視人類歷史是由非理性的愚昧黑暗解放出來，邁向理性啟蒙的進步過程。但是，啟蒙之後的理性主義、現代主義真的是把人類從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來？當我們以東方，或是第三世界為主體加以觀察的時候，特別會發現，所謂的啟蒙僅僅是西方的觀點，甚至只是西方世界的傲慢。

啟蒙（enlightenment），指的是通過理性或自然之光，啟發在封建陋習及宗教傳統下被無知、俗信或教義所支配的民眾，將他們從蒙昧中解放，藉自由思想、科學知識及批判精神，使人自覺人之存在本身的尊嚴與價值。中世紀神權強調來世和抽象理想、強調人的未來在死後，文藝復興以前，個人只有為上帝存在的工具性價值。

啟蒙不僅是哲學思潮，更是一個文化運動，目的在實現自由與知性等理念的大眾化時代。當時重要的思想家伏爾泰在他的房門上刻著「上帝創造了伏爾泰」，然而，「伏爾泰」的字體卻大於「上帝」，何以如此？因為，在歐洲宗教式微了，人抬頭了。

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意謂著人的主體精神是一切存在的根本，當時西方社會是以基督教為依歸，笛卡兒恢復古希臘時代「人乃萬物中心」的觀念，建立了「我」的積極意義。

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就循著理性、啟蒙的道路前進，在高揚個體自由、自我實踐的呼聲中，藝術創作者仍然必須在崇高華麗的宗教藝術及宏偉壯觀的宮廷藝術中表露仍被壓抑的自我，他們為教會、為君王的所好而服務，而不是為人間、為自己的喜悅而服務，他們畫的是聖人、英雄的故事，而非凡夫俗子的生活。事實上，文藝復興的以人為本，並未在藝術創作中真正被實現。必須等到啟蒙思想之後，藝術創作才逐漸地實現以人為本的精神。

然而，真正的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藝術，則必須等到十九世紀中蒸汽機發明，對人類生活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後。

現代主義的精神核心乃是「控制」這個概念，所以其理性和科學的發展都在實踐這個「控制」的旨趣，而現代化便是實現「控制」的最佳手段。

在經濟面向上，現代化強調以理性生產、管理、計算模式來追求最大的資本累積，此乃資本主義形成之要件，這種計算的工具理性所主宰的整體生活方式，到十九世紀中葉蒸氣引擎動力所引發的科技革命更為普遍。蒸氣動力的發明確實為人類歷史投下理性生產的催化劑，並直接影響勞動分工的專業化，生產因而大幅提高。藉由產業革命，歐美國家的確獲得了宰制世界的本錢。

現代主義伴隨而起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問題，並不比過往的任一個時代輕微。就文化層面而言，正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出的批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讓經濟活動凌駕於一切之上。過去大家覺得有價值的其他社會活動，通通被納在經濟活動的宰制下。市場經濟最重要的是商品，市場沒有商品就沒有交易，但是，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是無法商品化的，因此在市場經濟下被犧牲掉了。

更關鍵的是，商品到了市場是由買方決定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價格幾乎被視為價值，工業革命之後，整個國際市場幾乎都是由歐美強權國家所宰制。這樣的結果等於是，東方世界的一切，不管是文化的非文化的，商品的非商品的，有沒有價值？值多少錢？應不應該存在？應不應該變革？都經由市場機制交給歐美強權國家判斷。長此以往，整個東方世界勢必要喪失自我，最後，所謂的國際化的真實是西化（或是美國化），所謂的與國際「接軌」，其結果將如學者批評的「接西方的鬼」。

在藝術創作上，東方世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幾乎成為西方世界的文化移植區，藝術創作者以能熟練的演練西方諸如印象主義、表現主義、象徵主義、立體派、野獸派、未來派等等技巧，或是以操弄觀念藝術、行動藝術等等為時尚，並以類此創作在西方市場上的買賣價格當成藝術價值，當代藝術家、評論家幾乎都以西方的價值為價值。殊不知，東西方文化的內涵容有不同，但並無高下的問題。有的只是國力不同，市場價格因而有高有低而已。例如，過去中國經濟落後，中國文物在國際市場上價格相對低賤；但是，這幾年中國經濟高度成長後，相同的中國文物在市場上，價格就翻了好幾翻，就好像今年七月十二日，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一個中國元青花瓷器就拍得一千五百餘萬英鎊（相當九億台幣）。然而，其中

文化內涵的本質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東方世界難道因此就覺得可以揚眉吐氣了？事實的真相是，這仍然是市場經濟的操作，買方決定價格，拍板定案者仍然是嗅覺敏感的歐美經濟強權，這就如同國際股市操作一般，作多只是為了待價而沽，作空則是為了獲利了結。

人類歷史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活方式，只不過幾百年，但是曾經存在非常久遠的人文、哲學、藝術，在今天卻變成從屬品，失去其應有之自主性價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壓抑了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原有的多元價值和發展，變成一個單一價值的社會。後現代社會所要反對的，就是這種國際化下的價值一元化，反對國際強權以自我的價值加諸於弱者身上。時至今日，作為一個經濟、國力、國家地位相對落後國家的文化人，最艱鉅的任務應該是自我文化的確認與保存，為人類文化保留更多元的基因庫，而不至於在國際化的潮流中被淹沒。然而，諷刺的是，多元文化最完整的保留者，似乎毫無例外的屬於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他們因為封閉未受當代文明干擾，以致得以完整保留自我的原生文化。

二十世紀初，包括畢卡索在內的國際大師都或多或少受到東方、非洲原住民藝術的影響，他們在其中獲得養分，並因此成就了舉世公認的名聲。那些樸素、自然、充滿想像力、張力的非洲原住民藝術品，至今仍然吸引著人們的眼光，比起歐美國家的當代藝術，其價值絲毫不減，都是人類重要的資產。魯凱獵人杜文喜的藝術創作之所以受到國際重視，其理由亦在此。

三、 謙卑而高貴的靈魂

漢名為杜文喜的素人藝術家，現年六十三歲，原名阿拉斯，是一位長年寓居屏東縣霧台鄉深山的魯凱族原住民。雖然出生於頭目的貴族階級，但杜文喜最自豪的身分是具備勇士精神的獵人。

在台灣原住民現存的十一族裡，魯凱族主要分布在屏東縣霧台鄉、高雄縣茂林鄉以及台東縣卑南鄉三地，人口數約計一萬五千人，佔原住民總數的百分之一點五。在血源與文化脈絡上，魯凱族與排灣族最為近似。

根據研究，魯凱族的社會制度其實超乎一般人所知，十分先進。譬如地位財產繼承，固然以長子嫡傳制為主，但是男、女雙系並行。雖行階級劃分，但代表貴族的頭目，卻與代表平民的長老平起平坐，始終以會議溝通共商族中大小事宜。

屏東霧台鄉有南洋熱帶原野風光，因為地處東南一隅，交通不便，在台灣算是較少受到文明干擾的淨土。過去，魯凱族人在這塊淨土上，過著樂天知命，與世無爭的生活。他們最懂得敬天畏地，捍衛生靈，維護自然生態的真諦，並恪行千年至今。為了維護居住的生態環境，他們認為園林深處或水源地，是祖靈聚居所在，任何人不得擅入打擾，這種態度最終成為其傳統習俗和傳說神話，這比任何法律更有效的保存維護了生存的環境。

魯凱族與其他原住民族一樣，向來以藝術天賦著稱，其中特別以綴珠刺繡、雕刻、繪畫、製陶著稱。杜文喜雖以獵人自居，但是他不但傳承了族人這項優異的天賦，而且還是當中的佼佼者。

位於山區的霧台阿禮部落，與世隔絕，保留了較為原生的文化。杜文喜表示：小時後，部落的頭目家裝飾不少圖騰雕刻品，有石板，魯凱族祖靈立柱等等，他對於那些雕刻品充滿好奇，當時即有一個願望，將來要把部落裡的人、物和故事雕刻出來；結婚後，和太太在山

上耕種，靠著打零工過活，偶爾也會到山中打獵，看到一些木頭、石頭就帶回家，想起什麼刻什麼。藝術創作純然只是興趣，沒有受到當代國際文化潮流的啟迪，也同樣沒有受到污染，無所為而為，過去幾十年，從來沒有想過靠著藝術創作過活。

原住民部落有許多專精雕刻藝術人士，但杜文喜對於別人的創作並不特別感到興趣，他的創作題材廣泛，完全不受媒材限制，只要能激發其想像和感動的生活意象與生命經驗，他都能滿帶情感地信手拈來，化育成真情流露、樸素而溫暖，稚拙而自然的作品。而魯凱族慣用的題材、色彩和圖騰，他總能將之合情合理地導入作品，駕輕就熟地作完美呈現。

他常很謙卑的表示：「雕刻之前，我會禱告。」他把靈感來源歸於天主賜福。他的創作沒有高深的理論，沒有當代藝術家創作時強調的觀念問題，沒有艱深難懂的創作語彙，也沒有故做驚人的嘩眾之舉，一切是那麼的純樸自然，以至於在他的作品前，親切之感油然而生，解釋變成是一種累贅，根本是多餘的。

人物、動物是杜文喜最愛發揮的主題，其中又以婚禮、祭典、狩獵和家居生活最為常見。有關儀典的創作，反映出其在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地位，同時也顯露出所有原住民族共通的一面，傳達出對宇宙自然的敬畏。其他諸如：代表貞節的百合花、蝴蝶，代表英氣的獠牙，代表尊貴的鷹翎，代表祖靈的百步蛇，代表貴族階級的榕樹、財富，以及嫡傳象徵的小口雙耳陶甕等等，都是他作品中最常見的元素。由此可以感受到他對於身為魯凱族一員的認同。

杜文喜樸拙但動人的藝術造詣，讓日本策展人長谷川祐子大為驚嘆，從而邀請他參加二一年第七屆伊斯坦堡國際視覺藝術雙年展，成就了杜文喜向國際發聲的契機。

伊斯坦堡雙年展蜚聲國際，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頒發正式獎項的少數國際大展之一。在伊斯坦堡的大展中，杜文喜充滿生命力的素樸作品，與展場古蹟相映成輝，贏得了雙年展評審團青睞，被譽為「靈光滿佈的心靈殿堂」，並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藝術特別獎。杜文喜是獲獎者中唯一的亞洲人，而這個至高的榮譽，更是台灣的藝術家歷來所僅見。

杜文喜先生雖然創作已達三十餘年，但是由於深居屏東山林，所以在台灣並不具知名度，就算到了今天獲得了國際高度的肯定，國內媒體仍未給予適切的關注，而且政府迄今也未給予適當的公開表揚和獎勵。更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原本應得的獎金（五千美金）也慘遭取消，最後落得只有獎狀的待遇。

三年來，有許多人努力過，希望杜先生在國際獲得的榮譽，能夠在國內得到合適的肯定，但是似乎回應不大。

四、 結語

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成就受到世界性的注目，但是，台灣仍然算不上是一個文明的國家，有的只是酒色財氣。一般老百姓整天忙著賺錢，有餘力者把藝術當作裝飾，附庸風雅一下；而政治人物只是關心政權，忙著選舉而已。很多人一年到頭把自己搞得庸庸碌碌，活像個無頭蒼蠅到處亂撞，所謂何來？

看看杜文喜先生，他雖有遺憾，但是沒有太多的抱怨，雖然仍然滴著汗水靠著打零工度日，但是每天依然沒有忘記手邊的創作，怡然自得。

杜文喜先生的創作，猶如屏東天邊的晚霞依然燦爛，只是又有多少人駐足片刻欣賞如此美景？











